

内乡文史

资 料

1987年

第五期

目 录

商业经济

马山口中草药集散地
史迹

……孔亨 伟志（1）

夏馆手工业商业历史
概况

……张明道（88）

农业经济

内乡县城大粪场始末

……陈金重搜集

王伯顺整理（109）

古庙会种种

……王伯顺（118）

民国时期的所谓合作社

……闻史（149）

插图……于 天

马山口中草药集散地史迹

· 孔 亨 伟 志

马山口，全国中草药四大集散地之一。

民 谣：“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跟月亮赶牲口。赶到哪？赶到马山口。吃牛肉，喝烧酒，大戏、故事样样有；药材行里有金钗，山货行里卖猴头。买来布匹缝衣裳，买来铁锅下汉口。买条绵苇好席子，买条扁担软溜溜。赶罢大会往回走，赚得钱来好糊口。不枉一路多辛苦，不亏来到马山口。”

一、中草药集散的盛衰

昔称全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的马山口镇，地处伏牛山南麓，内乡县东北部，圣峰之阴，默溪之左，为宛西一大重镇、古镇。它北通京津，南下湖广，东达汉沪，西进秦晋，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。东汉光武帝于此聚兵点将，明时曾设金斗关巡检司；明末李闯王在此屯兵部署，攻打南阳；

清时捻军与僧王于此激战，民国初年，白朗所部路此被击。古称：“天地一大钟馗，人事一大聚会，洵古今之巨津要道也，相其势而为市”。

马山口名称来历：据《清康熙内乡县志》一卷载：“马山在内乡东北五十里，与麦子山相接。世传汉光武帝（刘秀）初起兵徇地于此，得善马故名。”另据清乾隆五十四年修补城隍殿、土地祠碑（现在镇政东院墙）记载：“尝闻马山出金马焉（马山坡南面坡有金马洞），因其口名曰：‘马山口’”，又青山、梅子、花北三河汇流于此，故名“马山口”。由此可见，马山口名称来历，始于东汉，迄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。

马山口东汉留名，隋朝兴集，唐初封镇，元时有店，商贾云集，明清更盛，商行达八十余家。且享有中草药集散地和“旱码头”之称而盛名全国。从明、清到民国年间川、陕、甘、青、晋、冀、皖、浙、两广、两湖、沪、宁、京、津等地客商来往频繁。天下客商以此地部分药物贸易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。

马山口山峦起伏，森林茂密，有山地面积三十多万亩。其中柞坡四万余亩，牧坡三万亩，林牧蚕业基础雄厚。散产于千沟万壑中的主要中药材有：金石斛、麝香、杜仲、山茱萸、葛根、柴胡、黄芪、黄精、菖蒲、辛夷、二花、血参、公英、车前子、天麻、牛黄、马蹄香、白头翁、远志、全虫、土元、蜈蚣、紫苏、丹皮、白芍、赤芍、黑白丑、兔丝子、寄生草、桃仁、杏仁、苍术、莱菔、茯苓、山药、合首乌、灵芝、五灵脂、蜂蜜、蜂巢、乌蛇、赤石、山芋、麦冬、寸冬、冬花、棕炭、元胡、卜合、枣仁、杏仁、桃仁、

芦仁、天花粉、麦芽、桑白皮、连召、虫退、半夏、玉竹、天冬、百合、五味子、五倍子、黄芩、牙皂、红花、木通、通草、豆根、桑叶、地骨皮、白菊花、灯心、槐角、卜子、虫药、厚朴、蛇胆、荆芥、花子蛇、羚羊角、山萝卜、刀尖药、石白菜、班毛、红娘、断肠草、柴郎、巴豆、没药、冬花、二丑、荆籽、潞参、冰片、中乳石、青丝葛根、香附、茵陈、苍耳子、米确壳、豹油、化骨虫等。还有品种众多的如虎骨、豹骨、鹿角、鳖甲、龙骨、刺猬等动物类药物，共三百余种，年产四、五百万斤。尤以山楂、山茱萸、杜仲、葛根为大宗，畅销全国和东南亚各地。土特产类有：桐油、蜂蜜、栓皮、胡皮、竹竿、芦苇、荆条、柴草、葛条等，产量逾千万斤之多。山果类有柿子、柿饼、栗子、胡桃、大枣、杏、梨、桃、山楂果、猕猴桃、冬桃、冬梨等，年产在七、八百万斤。皮毛类有豹皮、狼皮、狐皮、獭皮、野猫皮、黄鼠皮、黄羊皮、獾皮、水獭皮、松鼠皮、刺猬皮、兰猪皮、草鹿皮；牛、羊、猪、猫、兔皮等年产万张以上。山菜类有银耳、黑木耳、猴头、鹿茸、羊肚、石花、蘑菇、地耳、荃菜、黄花菜等年产量十五至二十万斤。土作坊加工的白纸、火纸、桑皮纸、草纸等年产量百万斤左右。手工业产品有：铸铁、铸锅、铸犁、铸铧、红炉（打铁头锄类）、木器、竹器、苇席、条蓆等二百余种，年产百万件以上，行销省内外。年集散土布千卷以上。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是马山口镇形成中药材、土特产集散市场的主要因素。

本镇虽系乡村集镇，但它上连各大城市，具有城市之尾，乡村之首的特点，历来承担着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重任，在发展经济中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。故在清末民初《中

《国袖珍地图》中的河南省只有马山口，而没有内乡县名。可见古镇历史悠久，名扬全国。

马山口集市，屡遭桑变，几经沉浮，元时重新兴起。明、清时代，商行上升到八十余家。并招来山西太原人开设“崇升福”药店；晋城人开设“晋泰丰”药行；陕西长安人开设“太盛店”，“公盛彤”药店；怀邦人开设“义丰和”、“致和德”，京广杂货店；禹县人开设“同义生”、“同义和”、“四隻堂”药店，和周围各县所开设的行栈店铺，加上甘宁往来的骆驼队、秦、晋、予、冀的骡马队，湖广来往大小车辆，经常熙熙攘攘络绎不绝。由是，集市繁荣，锦上添花。

正当马山口集市百业兴隆之际，不幸于清道光十二年（1831年）七月初一日，洪水陡发，致使街水七八尺深，商民被淹，房屋倒塌，挖地三尺。这次洪水，幸存的街房寥寥无几。大水劫后，大部分商号随之倒闭。街市日见萧条。

清同治前后，朝政腐败，刀兵四起，灾荒不断，马山口商业仍不能景气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又遇大旱，禾苗具干，造成人吃人的灾年。据王学显著《王氏宗谱》二十五页载“光绪四年”，正月初五日，庵北白衣庵内杀吃三个人；初八日，河西牛王庙杀吃两个人，俱不知姓名。加之，这年春季，由于上年灾害带来粮价昂贵，和贪官奸宦将“老高钱”化成“皮眼钱”（一个老高钱化铸皮眼钱6—9个），他们赚了暴利，坑害了百姓，造成铜钱倒闭，市场混乱。当时市面上人们用什么样的钱去买东西，是什么样的价钱。据王学显《王氏宗谱》中记述：“光绪四年，麦有卖五十串钱

一斗（每一串钱重六两）；有卖三十串钱一斗（一串钱重十两）；有卖二十串钱一斗（每串钱重十二、三两）。油、盐、烧酒俱是一串钱一斤，棉花二串钱一斤，白布（土布）三百钱一尺。柴草每斤十二文，若用大钱只一文四；葱、韭菜每斤七十文，若用大钱只四五个；红薯每斤三百钱，大钱只二十五个，蒸馍每斤六百四，大钱只要四十八文。（到光绪六年小钱断净）这些高低悬殊，致使百姓难以活命。故斯时食糠者有人，食油饼者有人。“是年春饥甚，饿殍载道”。当时的生意可想而知了。

据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碑文记载：“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，马山口药行达到二十二家”。即“太盛店和中盛彤”（陕西），同泰和协盛福，惠元行，晋太丰、同和恒、振兴永、协和恒、松茂店、鸿盛永、同兴昌、明盛生、聚太和、德太隆、福元恒、祥茂福、忠义成、长盛永、五和健、同兴合、庆丰恒和四十五家众社友。同义生（禹县）、同义和（禹州）、元太合、胡明旺、张九祥、张世和、同发玉、崇昇福（山西）、万庆亭、天泰生、德盛长、刘十三、明远和、福兴正、张六全、公义成、仁和堂、公和智、庆丰恒、白义太（怀庆）、协盛福、张全功、程举鹏、万顺德、李平章、贾子让（怀庆）、李培元、致和德（怀庆）、李锡庆、太生店、刘荣甲、中和魁、张小全、石全盛（怀庆）、付汝会（镇平）、丰盛馆、全盛堂、福兴永、杨溪、荣春生、万兴东、菊泉永（内乡）、永盛涨、义玉和、邓青彦（邓县）。集市药材交易日渐繁荣，天下客商往来不绝。

又据时德昌、王天生老人回忆，清代后期本镇出口的药材有：杜仲、麝香、金钗、山茱萸、全虫、土元、山楂、葛

根、丹参、柴胡等；山货有：桐油、生漆、胡皮、柞丝、桑丝、木耳、猴头、鹿茸、柿饼、蜂蜜、兽皮等类。这时，市场上已有外来的药材类的血理花、珊瑚、西洋参等；布类有织贡泥、毛新泥、斜纹泥等；德国的金狮牌颜料：黑、红、绿、兰、黄等和大炮台香烟（铁盒50只）。

民国初期的金融流通，除散碎银子不用外，参预流通的主要以银元（袁世凯头）、红铜个子（其中分红铜个子，有十文、二十文、五十文、一百文）、黄铜个子（五十文、一百文、二百文。这些黄铜个子是四川省造出来的，因钱上有十八个圈，故名十八圈钱），其次是窟眼钱。从民国十六年到十八年，窟眼钱和四川个子先后倒闭。街市流动比较兴盛的两种钱不用，这给大部分存款多的商号带来了问题。再加上一部分商号掌柜、董家吸食鸦片，常在赌博场里鬼混，吃喝嫖赌，生意赔本，只好关门停业，象同义生、同义和、元太合、晋太丰、太盛店、中盛形、致和德等商号，药店行相继关闭。也有的缩小规模，还有的干脆出离马山口集市。致使马山口商业又一次萧条。但是存货多的商号发了横财，行店只是赔了佣钱；也有些小商、小贩在这次金融倒闭中，一跃成了富商，这部分新兴商人有的自董自掌，有的合资经营，有的领董家，有的设门面开行。市场很快又繁荣起来。

据本镇老商人王天生、时德昌、朱永亮等回忆，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起，当地药材、山货又走向兴旺阶段。除以往出口的药材、山货外，大量出口的就是柞丝和桑丝了。当时，柞丝年产十万余斤，桑丝八万余斤，这些丝庄，通过泽生荣、泽生永、福兴正、同心昌、明远长等丝行销售给石佛寺的久成号（上海生意）、大丰、和合德等号。

经过机户加工成绸、缎、花丝各三类，漂染各种颜色后，经汉口运往上海。药材和山货，大都用牛车、小车（独轮车）和牲口驮，拉运邓县谯滩或湖北的河口，走水路运往汉口、上海。上述这些货物，再运至香港，后经“中印有限公司”出口，除大部分销售东南亚各地外，部分销往其它国家。在货物进口方面，本镇部分商号从上海、汉口、河口、南阳、许昌等地购进，药店天泰生、荣元恒、福山恒等购了血理花、西洋参，西药中的“666”、“九一四”等针剂和“金鸡纳双”、万金油等药类；杂货店的和合永、泰丰裕、义丰和、万庆亨、中立元、增义明等号分别从汉口、河口、许昌、南阳购进美产“美浮牌石油”、英产“亚西亚”煤油、德产“大炮台”、英产“哈德门”、“大号”、“小号”、“四大非”、美产“888”等香烟；德产金狮牌各种颜料。锦货铺的尹书德、尹良玉、郭玉甫、牛进仁、景盛德等，所经营的“织贡泥”、“斜纹泥”、“兰市林”、“安安兰”、美产“罗斯福布”、英产“亚尔素”、“亚尔比机”、“派尔比机”、英产“香港罗”、“白绸布”、“底绒”等布类；其次“电光袜”、“发兰底毛新泥鞋”、日产“高丽纸底毛新泥鞋”、“三色底毛新泥鞋”、“充泥鞋”、“千层布底毛新泥鞋”、“白檀香皂”、“玉兰香皂”、“雪花膏”等。这些货物，开始由天津、郑州、许昌等购进，后来由漯河、周口、界首、蚌埠等地购进。是年秋，本镇张守全在中山街开设“信义昌”自行车销售店，曾经营英产铁锚牌、白熊牌、白菊花牌、金鹰牌，德产“三手枪”、“三长枪”、机关枪牌、日产飞鹰牌、风车牌、铁僧帽牌自行车。开始从许昌大得利号进货；后由南阳长春街“协生水”号进货。本

号以销新自行车为主，兼营自行车各种零件和加工修理。后来这个行业由杨福强、王世才、杨华志、杨庆才、王顺昌、许金才等人经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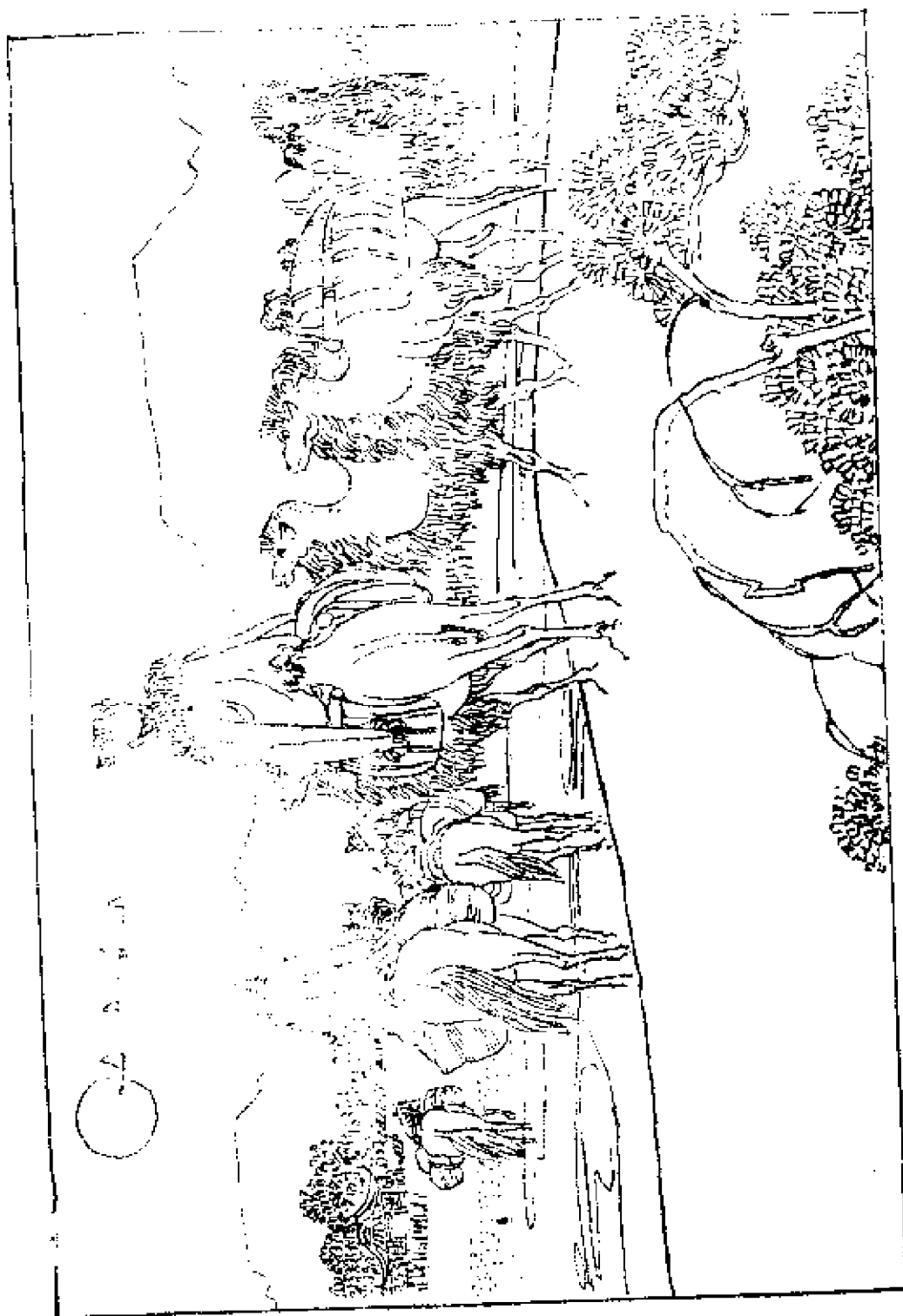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当时外强入侵，军阀林立混战，交通处处堵塞，经济百业凋零，人民生活涂炭。在这危急的形势下，大资产阶级和汉奸走狗勾结外国官商，将我国大量物资以低价销走，将国外成品货物运进我国，以高价卖出，从中牟取暴利，致使我国工业迟迟落后于国际之尾。1914年“巴拿马”通航后，无货不洋。人们把进口的东西统称：“洋布”、“洋油”、“洋碱”、“洋车”、“洋烟”、“洋戏”、“洋人”等等。自此洋货大量进入马山口市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东北、华北、华东相继沦陷，外省迁住马山口的经商者，仅经营药材行店的就有三十多家。这以来，马山口市场上货物吞吐量大大增加。也是商业旺盛时期，据长者回忆，抗战年间（1936——1944），马山口商号就有三十余家进入沙市、宜昌、武汉、湘潭、长沙、广州、恩施、万县、天津、蚌埠、徐州、禹州、亳州等大中城市，购销药材和京广杂货布匹等类。马山口集日，销售药材及山货、食盐、土布、木料、柴草、纸张、席子、生漆、桐油、犁铧、蚕丝、铁锅等一百五十余车（牛车）。而且经常有一百多位口音不同的外地客商在各商行川流不息。

通过交易会，集散中草药。这里每年农历正月十九和五月十三，举办有大型交易会，其盛况空前。会前各路客商，为了赶上会期，他们成群结队，夜以继日地向马山口汇涌而来。四川是竹编队，商洛和陕山都是搭柱高挑子队，甘、宁、青来的羊毛绳子挑队，冀北、华中来的小车队，武汉、

河口从水路转旱路的牛车队，镇平、贾宋、晁陂来运布的骑车队。再加上甘、宁、喜来的骆驼队，来来往往的骡马队。这些客商有十几人一群的，二十多个的，甚至五六十人一队的。有的在路上唱着怪声怪气的地方戏，有的喊着号子，也有的唱着山歌：“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跟月亮赶牲口，赶到哪？赶到马山口，吃牛肉、喝烧酒，大戏、故事样样有；药材行里有金钗，山货行里卖猴头，买来布匹缝衣裳，买来铁锅下汉口，买条绵羊好织席子，买条扁担软溜溜。赶罢大会返家走，赚得钱来好糊口，不枉一路多辛苦，不亏来到马山口。”

会前每个行店要多收几个或十几个相公。在商行门口，院里搭起药棚，再派人在马山口周围村庄赁来被褥；时前再与周围南至王店、东至高丘、芦医一带的车辆订好合同，大寨、河西、庵北、南洼、野鸡脖等处的二十多起骡马队，会前也都定下给那家商行驮货。会期将近，各行店派人到十里、二十里以外拦头接客，除热情接待外，还向客人报出本“字号”名称，让客人自己选择。帮客人拿东西，或替客人挑担子，热情接回来。会前两家苇席行，包装席捆堆积如山，马山口的各药行，折货店、山货行，为了使会期包装使用方便，提前在席行购来十捆、二十捆。天泰生、荣元亨、崇生福、瑞丰同等号每家就需五十捆。除此之外，河滩内搭起有二百多个饮食馆分别搭起棚子。有饭馆、烹调馆、牛羊肉馆、黄酒馆、水煎包子馆、元宵馆、烧鸡卤肉馆、水饺馆、糊辣汤馆等样样俱全。以上这些馆子，有的是从外地来赴会设的，有的是镇内街市上老馆子，为了多做生意，另在河滩搭棚开馆，专为赶会。为了使棚子讲究，棚外挂上横额，上写：“味

美、价廉”，“饭菜可口”，“地方风味”等，两边悬着大红灯美观大方。不管下雨刮风，棚子内照常营业。其次是王店的火烧馍，每天可上三百担。在吃喝方面，真是样样俱备。会期一到，每天都有几万多人参加。各药材行、山货行、木料行、扁担行、拆货店的院内、房内、棚子内外货物堆积如山。交易从早上七点至下午四五点，行店所有人员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，这些大宗上市地产品有：山茱萸三十万斤，杜仲四十万斤，葛根二十万斤，山楂五十万斤，连翘六十万斤，桔梗二十余万斤，柴胡二十万斤，辛夷五万斤，苍术二十万斤，二花五万斤，合首乌三万斤，黄芩二十万斤，金虫三千斤，土元五千多斤，大黄五万斤，蜈蚣十万条，金钗三百斤，麝香三至五百包。山货有桐油二十万斤，生漆十万斤，漆油十万斤，蜂蜜三万斤，胡桃仁三万斤，花椒五万斤，橡壳三十万斤，栓皮十万斤。皮类有：豹、狼、狐、水獭、獾，黄鼠、野猫、牛羊等千余张。竹木类有：柱、梁、檩、椽万余根，扁担、叉把二三十万条，柴草一二百万斤，芦苇二十万斤、竹竿五十万斤、荆条十万斤，葛条二十万斤，木炭四十万斤，菌菜类有：猴头、鹿茸、羊肚、蘑菇、木耳等三万余斤，苓菜三万斤。工业品有：铁锅两万口，犁铧五十万张，箩头、簸箩五千只、条簍十万只、苇席八百捆、火纸两千捆、白棉纸十万把、桑皮纸万余斤，草纸五万斤。土布有：花格、花条、白、兰、黑等五千尺。食盐千余包，再加上蒸馍、油馍、火烧馍、锅盔等四百多担。全集镇日成交额可达五十至六十万元。会期在元、明、清时代为三天，民国期间延至半月。在这百业俱兴、规模宏大的交流会上，真是应有尽有。



这两次交易大会，各有各的特点：正月十九会，用布换有花台子、花神棚、大戏、故事、马戏团、玩洋片，热闹非凡，所以参加人数较多。五月十三会，处于炎热时期，参加人数不及正月十九，但成交额比它多，其原因是：一是春药出山时期；二是外来客商好作准备；三是夏产货物正是季节；四是省内外各家药店正是准备秋初发病季节的用药，所以成交额比较大。马山口药草行、拆货店、山货行以及其它贩药者，在平时囤积药材，到会期可以多赚钱。所以马山口的行店，每年通过这次交易会，赚的钱足够全年商号一切费用。平时赚的就是利润。

集镇有为行棧店铺服务的商务会，光绪年间局长是王占元，后由县衙任命王怀全为商务会会长。民国期间，演变为县民团司令部提名，各大字号董事和掌柜聚议而定。首任会长王子庚，后由杨金鼎（区长）、曹功甫（民团团长）、王廷岑（大寨寨主）继任。商务会的任务是按照生意资金多少向各家摊派税款；仲裁工商，商商之间纠纷，维护工商经营秩序；制定行规会约；组织交流会；保护外地客商正常贸易等。商务会还组织有一百五十名相公队，并配有大商号酬买的三十多支步枪，每夜轮流巡逻，保证市场安定。如有大宗货物，由商务会出面派枪护送，确保外地商人销购货物不受损失。

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，为了使马山口镇工商业逐步趋向条理，首选十大商务会会员，即：张子禄、时廉如、周定甫、王庆安、郭乾三、刘其荣、李华甫、阎其亭、岳丰五、王锡宾。这些会员，有的是商号董事，有的是商号掌柜，他们均系马山口镇有影响且熟悉商业的老手。职责

是，决定开设行业，反映工商业的情况，研究摊派税款、调解工商、商商之间纠纷，制定商规行约，并监督实行。

马山口每年的古庙会有十多次，诸如正月初一的财神爷、初七的火星会，十五元宵节，十九日的火星社又是药材交流会，会期六天，甚至十二天，二月二日的文昌孔圣会，初九的娘娘会，十九的土地社会等等。每次庙会不仅演戏，有的还要放烟火。演戏放烟火，钱的来历是由商务会组织人员，从商号收起来的。摊派戏款没有什么政策规定，一般是根据字号生意大小而定，但也根据商号的董事、掌柜的头面来定，有头面的商号可以少出一点，没头面的不管生意大小，就要多出一些。最后将收款总结，除应用之外，剩余部分留作平时开支，并抽出一些归会长、会员、跑腿人分而食之。

马山镇既是久负盛名的中药材集散地，也必然会带来百业兴隆，就以抗战时期为例：马山口已有工商业528家，其中：“行业53家，药店27家，丝行9家，京广杂货店102家，产业有：锅炉七家、火纸坊六家、犁铧厂五家、炼铁厂六家，百货日杂三十二家，小手工业103家，牛、羊、猪、粮行、柴草行、木炭行等105家，固定地点的摊贩卖馍饭等饮食行业67家。非农业人口达2570人之多。

这些工商行业的经营方式，大体有以下五种：一、行店：药行、山货行、丝行、油漆行、粮行、木炭行等，均为客商代销、代购、代储、代运商品，以款扣佣。二、拆货店（为大型药店）经营药材、它是以批发为主，兼营零售。但

零售金额也是一大部分。三、药杂兼营店，既是坐庄买卖，又是经营药材外销外购。四、手工业、自产自销，也经常经营药材。五、吞吐，专门囤迟卖快，有时也向外地运销和购进。总起来说，马山口业业不离药材。

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三月，马山口沦陷，各商号将贵重物品运入北山，其它粗糙货物仍堆积号内，由于过夏，阴雨多次浸湿霉烂，有的商号将运出的货物，没有地方放也被沤坏。象同庆堂药铺运出去的货中就丁香二十担，过夏后，去查看，全部沤坏，价值十六七万元。从三月至九月，马山口镇所损坏的货物数字惊人。并且，商号存货没人来买，大部分又移住北山，街市上多半停止营业，应购的购不来，应销的没售主。生活用品昂贵，就食盐一项来说，价值一斗麦一斤盐，同时还购买不来。日军驻马山口河西，派维持会不时派款要税要粮，大小生意没法经营，只该解雇人员，再加上势局混乱，镇公所迁住三岔河，管不了百姓，日伪军在马山口周围骚扰、抢劫、偷盗日益频繁，不到一年时间，酿成了灾难，使马山口商业和集散地陷于衰落时期。

日军投降后，民团团长曹功甫及其爪牙，欺行霸市，敲诈勒索、鱼肉商民或图财害命，把马山口街市搞得天昏地暗。更为甚的是三十四年冬，曹功甫以禁鸦片为名，一次就暗杀四川五位客商，并侵吞了全部财产。加之秦少伯、秦六一父子盘剥房租，不时垄断市场，由于币值日贬，物价猛涨。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春，一集小麦早上35元一斗，上午就涨到50元。其它货物随着粮价也逐日上升，国民党中央为了稳定物价暴涨，发行“关金票”，一元当一百元，也不济于事。解放战争开始后，国民党地方官府又在商

号派款买枪，逼得商号无法经营。仅民国三十五年冬，马山口街就有一百五十余家商号破产下街。即是幸存者也是忧心忡忡，朝不保夕。就是较大的“天秦生”号，因付不起秦少伯一年几次加番房租和灾难，完不成政府派的买枪任务，加之外地进货途中遭劫，不得不缩小规模，到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，只剩店房六间，人员四名。此外，荣元亨、福善恒、瑞丰同等号相继减少店员，缩小规模。但是一部分官商情况还是比较好的。原因是他们的董家是当官的，敢于贩卖鸦片。当时禁烟、禁赌那么厉害，而福兴恒、福兴栈号内摆着烟摊，上街手里拿着大烟。连人敢问也没有，因为这两店生意是刘顾三司令的。尽管他们赚钱，也避免不了物价上涨、生意萧条的形势。从此，马山口历经几个朝代，几百年称为全国中药材集散地之一的药乡，旱码头的美名随之消失。

二、经 营

马山口镇的商业以历经几代的盛衰，发展为全国四大中药集散地之一而扬名。其主要经验，除多渠道、多种形式之外，还在经营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商之道及有益的经营知识，这对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以作为借鉴。

1、珍视“信誉”。

为避免发生以强凌弱，以假混真，以湿充干等流弊，众商号公议守信罚规。据光绪二十八年议立罚规碑（镇政府东院墙）载：

本行有害，不准外行刁会，不遵公议者酌罚，
与客过货，不准短少斤两，违者加倍罚，
包货水湿照退，以假为真者全充公，以湿充干者半充公；

买卖药材，扣卖主五文，按月查收，徇私者酌罚。

上述信条订立后，大部分行店严格执行。因为生意可靠，在遵守信誉上一点也不马虎，使别人信得过。大部分行店门口贴着：“主为信实千金托，客为公平万里投”等对联。的确，马山口商业界都非常重视信誉。泽生荣丝行，在柞丝盛兴时期，召来镇以北至南召境内的上千户蚕农，将柞丝抽好后存放在本号；来时过称，出售时斤两不错。天泰生、荣元亨、福善恒等折货店（批发店），外地发来的药单，他们能按单子上的规格、数量和要求照付，一点也不错；松茂店、瑞丰同、义兴泰等行店，他们为客商代购、代销、代储、代运各种商品，坚守信誉丝毫不差。太平镇马五疲子婆家，每年向瑞丰同发来核桃仁四五千斤，木耳千余斤，向义兴泰发来桐油五千斤，生漆三千斤，并购一些布匹和生活用品；常年没有来过人，从重量到金额，都由行内当家办理，从未发生过差错。

由于大部分商号遵守信誉，加之当时匪盗骚扰，山区和农村的富裕户，将钱财物存入信得过的商号里。南召白梨坪的范春光（名医），每年将上千元银洋，存入泽生荣号。石庙村霸王峪的张凤鸣，常年把数百元存放同升公。福兴正、泽生永、天泰生、义兴泰、瑞丰同等四五十家商号，每年每店号都有上千元存在号内。其次，镇北山区部分药农、蚕农，将货物存放在信得过的商号或行店，货物卖后也不来结